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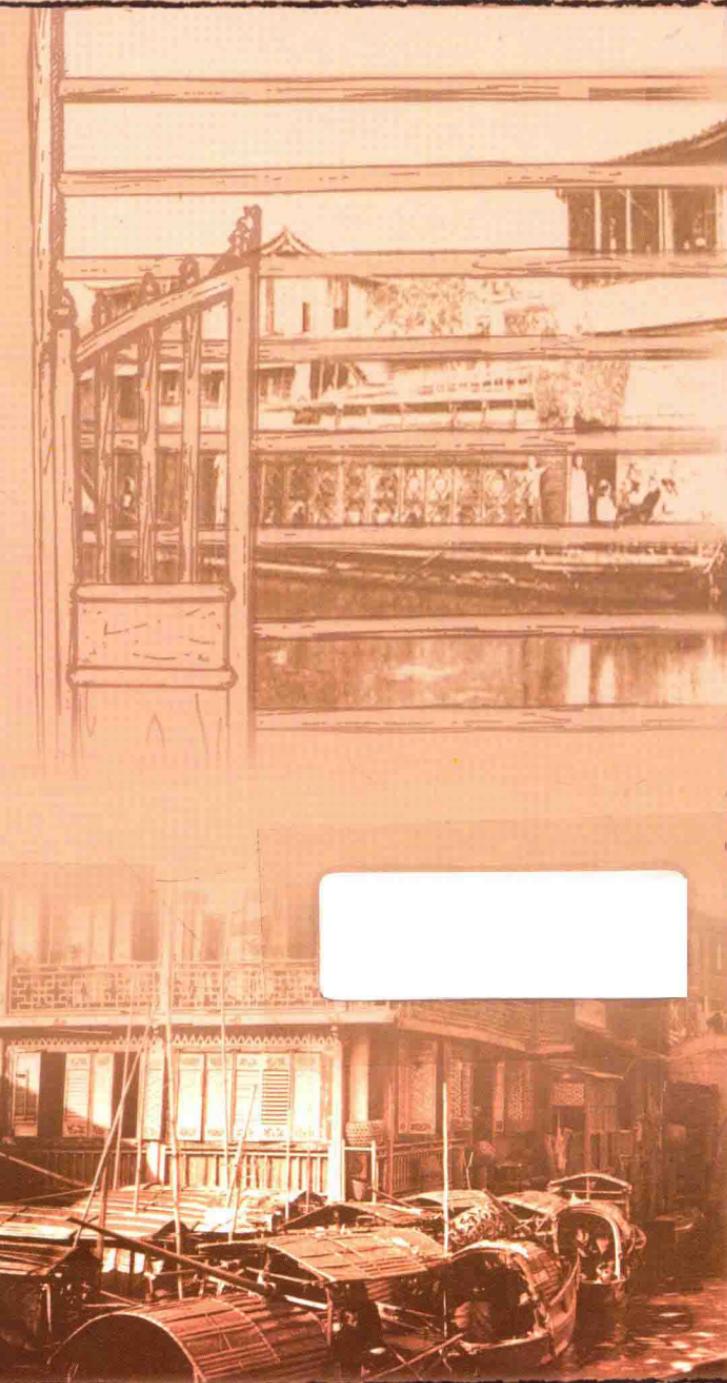
# 羊城谈旧录

黄国声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创刊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合编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 羊城谈旧录

黄国声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城谈旧录 / 黄国声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12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ISBN 978-7-218-10512-3

I .①羊… II .①黄… III.①广州市—地方史—文集  
IV.①K296.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9024 号

Yangcheng Tanjiu Lu

**羊城谈旧录** 黄国声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谢尚

装帧设计：邦邦

责任技编：黎碧霞 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4.75 插 页：1 字 数：75 千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  
吴南生 张磊 张汉青 林雄  
欧初 钟阳胜 庾震 雷于蓝  
蔡东士

##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编：慎海雄

岑桑（执行）

副主编：顾作义 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 王桂科 杜传贵  
陈海烈（执行）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方健宏 卢家明 吕克坚  
朱仲南 刘斯翰 杜传贵 李夏铭  
李锐锋 岑桑 沈展云 张健人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  
郑广宁 柏峰 顾作义 倪谦  
倪俊明 黄尚立 曾莹 慎海雄

## 出版说明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

2004年8月

# 目 录

濡染洋风，广州最早（上）	1
濡染洋风，广州最早（下）	4
羊城，在外来人士眼里（上）	6
羊城，在外来人士眼里（下）	10
卢卑与沙塌	13
被歪曲的伦文叙	15
番山古井与状元庄有恭	18
徐花农谤议起羊城	21
繁华一梦周东生	24
阮元为何不游罗浮	29
马衡的广州之旅	32
考试枪手	35
万寿宫揭秘	38
归德门	42
福地河南好避难	44
尝新漱珠桥	47
城隍庙今昔	51
城隍庙前大商场	55

三家巷 何处寻	57
灯火荧荧天光坪	60
法场地与码头炉	63
骑楼旧话	66
超大型西关大屋	69
八十年前香港游	72
门牌话旧	75
警察与小偷	79
男女界限太分明	82
妾侍悲情	85
妾侍翻身	88
云吞面是扬州版	91
吃饭有讲究	95
贡品奇闻	98
观音借库	101
出殡、路祭、回灵	104
替身孝子	107
点主	110
桃花间竹	113
穿鞋踏袜	116
埋单，有数围，走路	119
茶楼风习二题	121
荔枝漫话	124

## 濡染洋风，广州最早（上）

近世西风东渐，广州因为对外贸易的关系，习染洋风，较各地早得多。例如吃西餐在清乾隆时期，已在与洋人交往中出现了。此后逐渐流行，嘉庆年间张问安《亥白诗草》有《夏日在广州戏作洋舶杂诗六首》之一云：“名茶细细选头纲，好趁红花满载装。饱啖大餐齐脱帽，烟波回首十三行。”诗后自注“鬼子以脱帽为敬。宴客曰大餐”，说的是十三行行商宴别洋商的情形，用的是大餐（西餐）。清嘉庆年间马光启在粤任幕客多年，所著《岭南随笔》谈到曾随主官督粮道员游览洋行，由同文行主人潘有为陪同，“每到一馆，潘君以鬼语向其大班言之，折帽为敬。游毕，同至潘君行内喫大餐而归”。又详细介绍当日亲尝大餐的细节云：“番鬼大餐，桌长一丈有余，以白花布覆之。羊豕等物全是烧槁，火腿前一日用水浸好，用火煎干，味颇鲜美。饭用鲜鸡杂熟米中，

煮汁颇佳，点心凡四五种，皆极松脆。潘中翰一一道其名色，余不晓鬼话，不能记也。”文字透露了第二代行商已能说外语。道光年间，翰林赵光南游广州，惊叹广州的外商云集，街市繁华。友人还带他登览洋人的楼馆，招待他吃过西餐。其后杨子恂来广州，有《羊城纪事》诗记其游历所见：“十里夷廛接海墙，繁灯如月夜如年。深杯劝酌红毛酒，行炙当筵自割鲜。”“行炙割鲜”，正是西餐的食法。民国初年，郭则沄在其《十朝诗乘》中对上述现象概括言之曰：“观此则百年前广州一隅颇类今之租界。其时官绅酬酢，好用大餐（即西餐），已成时尚。”

食西餐必辅以洋酒。同治年间方濬颐的诗已反映广州人士“布爱着沙塌，酒喜觞卢卑”的衣着与饮食喜好。“沙塌”为波斯语译音，那布料自然来自外洋。“卢卑”则是葡语“红葡萄酒”的音译。而更早的时候，诗人张维屏《夜酌》诗云：“海外来佳酿，挟人入醉乡。”还特意加上自注云：“洋酒数百种，以葡萄为最，桑葚次之。中有桂皮、肉果、花，温而不燥，润而能行，有却病延年之助，人罕知者，故特表之。”张曾自学中医医术，很懂得养生调护，故为此言。他晚年经济环境并不算太好，但也能喝得起洋酒，而洋酒入粤竟达数百种之多，亦

足见当时之流行情况。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在布政司前街（今中山四路与中山五路交接处附近）有一家酒馆，店主用木板画上西洋楼房样式，蒙盖于店面，装成洋酒馆的样子。后来被两广总督阮元路过发现，大为不满，认为有违民族传统，是以夷变夏的苗头，立命府县前往拆除。酒馆也要洋化，而且发生在道光初年，可见洋风盛行之既早且猛了。

## 濡染洋风，广州最早（下）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洋船陆续到来，各式洋货大量涌人广州，自属必然，除呢绒、钟表、香料已为人熟知者之外，连洋雀鸟也出现在广州市面上。诗人张问安于嘉庆年间访粤，见闻所及，作竹枝词几首。其中一首是：“澳门东去渺风烟，黄埔秋深又隔年。倒挂梅花齐上市，羊城八月到洋船。”他在诗后加了个注：“倒挂、梅花，俱洋雀名。船每七八月到广，泊黄埔。至时归德门外竞卖洋雀，五色毕备。”那时归德门附近的魁巷，是售卖斗鹑、蟋蟀、鸟雀等的集市，有似今天的花鸟虫鱼市场。洋雀鸟也在此上市，而且五色俱备，品种繁多了。

现在十分吃香的泰国米，广州人很早就已经开始吃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皇帝听说暹罗（即今泰国）米产量丰富，价亦便宜，二三钱银即可买米一石，于是告诉暹罗国使臣，希望每年运三十万石米来中国，

可以免税进口。于是暹罗米被运到福建、广东等地贩卖，以解决这两个缺粮省份之需。广州人初尝泰国米，当在此时。其后因朝廷只准米船运米来，回程却不许装载中国货物，只能空船回去。洋商因单程往返，致利润微薄，渐渐不肯再来。广东本是缺粮省份，素来仰赖洋米来补充。为了解决问题，到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奏请朝廷，准许洋船回程可以装运货物回国，并免征船税和米税，于是暹罗米才恢复大量进口，广州人从此得以大量食用。

清代陈坤《岭南杂事诗钞》记有“投夜冷”一事，也是首次出现在广州，而为其他地方未见过的洋事物。原来广州自通市贸易以后，各国人士相踵而至，其中有居住日久意欲回国的，便将家具及各种物品订期变卖。届时，洋人将物品逐样拿起，说明价钱若干，想买的人便酌量还价。如卖主认为价钱适合，即举起手中木棒，一击桌子，便表示同意成交，当即银物两讫，这就叫做投夜冷（声按：“冷”读粤语冷的阴平声。“夜冷”应为英语yelling或葡萄牙语leilão的音译，意为叫卖、拍卖）。从这过程看，与现今拍卖的形式完全一样，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拍卖活动。

濡染洋风，广州最早，例子很多，这里仅是略举其一二而已。

## 羊城，在外来人士眼里（上）

久居羊城的人，对这座城市见惯见熟，一切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不以为奇。可是，外来人士莅临此地，会有不同的感觉和评



繁华的商业街

论。这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城市。

千载羊城，够遥远的，但我们不妨从较近的近几百年史载来领略他们的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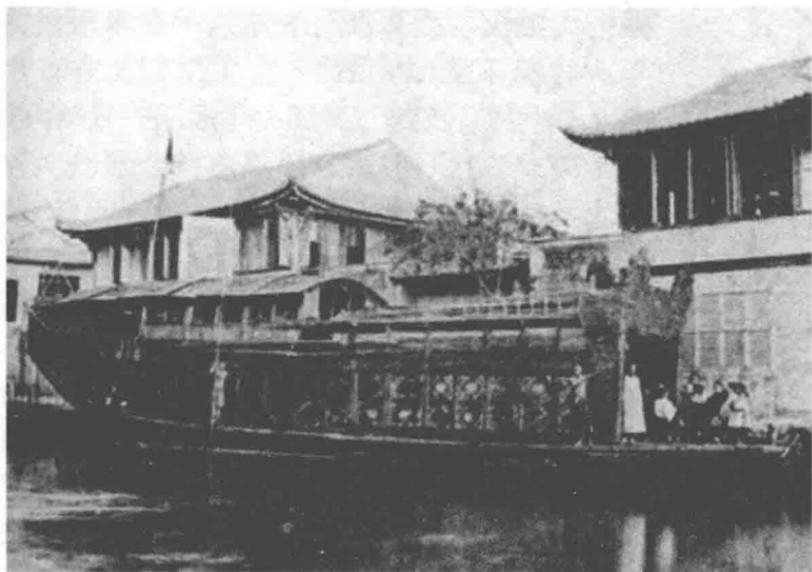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安徽人叶权南游广东，著有《游岭南记》，其中对广州有详细评述。他说：“省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广城货市（卖）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人，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说的是货物可退换，经商风气好，人也好。又谈到商业的繁荣说：“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外省），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出入口贸易）。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过去，外省人士对广东及广州的看法，往往好坏参半，坏的是说广州人重利、好赌、生活奢侈。但一个社会发展、商业繁荣的城市，这些问题时无法避免的。而叶权却清楚地赞赏广州商业繁荣可与苏州、杭州相比，而对经营环境的良好风气和商业道德倍加赞赏，评价很高。

另一位是明朝官员、江苏人王临亨，他奉命到广东查案，以见闻写成《粤剑编》。其中有云：“广城人设醮（开坛祭神），必

用素馨花结成龙凤等形，以当刍狗（祭品）。花偶难得，不难数十金市（买）之。广城富饶乃尔，他郡不能也。”“穗城人富而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千金。”当时一两银子可买几百斤米，二三十两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到了清代，广州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云南人赵光任职翰林院编修时，于道光四年（1824）来过广州，所得印象至为深刻。他说：“是时粤省殷富甲天下，洋盐巨商及茶贾丝商资本丰厚。外籍通商者十余处，洋行十三家，夷楼、海船云集城外，由清波门（声按：应为永清门，在今北京路与万福路相交处。）至十八铺（甫），街市繁华，十倍苏、杭。终日宴集往来，古刹名园，游迹殆遍。”清波门可能指的是永清门，在今北京路与万福路交界处。从这里往西到十八甫，十里之遥，尽是繁华街市，盛况可知。到清末，福建诗人郭则沄还针对赵氏观感加以发挥说：“至今羊城海珠，风物繁华，犹甲东南诸埠。”

道光二十六年（1846），湖南人周寿昌中进士后南游广州，其第一感觉是：“水国游船，以粤东为最华缛，苏、杭不及也。船式不一，总名为紫洞艇。”“粤东致富较易于他省，有果实之利，有鱼虾之利，有蚕桑



紫洞艇

之利。土脉肥，田隙山凹皆可栽种，不必园圃也……人性朴而质悍，南方之国富强可用，盖无逾此矣。”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对广州的花木很感兴趣，曾专门去花地一游。自以为无花不识的他，对花地的花木却仅识得十分之六七。而其中有些花名称是连专门记载花木的《群芳谱》也没有的，令他赞叹不已。可见广州的花城美誉，早已有之。

## 羊城，在外来人士眼里（下）

民国初年，上海名士徐珂曾两度南游广州，他的收获是：“吾好粤之歌曲，吾嗜粤之点心。而粤人之能轻财，能合群，能冒险，能致富，亦未尝不心悦诚服，而叹其有特性也。”

此后，广州开始新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面目一新。1926年，郁达夫应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初来广州。他对当时的政治气氛很不满，但对城市的印象却很好。他说：“广州情形，从表面看来，已经使我们欢喜了。宽广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初到广州的人，见了这些表面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

鲁迅是1927年来中山大学任教的。他忙于教务，似对广州无暇作细致的观察，只是对国民党打击中共的行为不满，他说：“其